

話

史

灣

台

書叢刊月央中  
著炳同蘇  
行印社應供物文央中



中央月刊叢書

# 台灣史話

中央文物供應社  
印行

# 台灣史話

工本費：每冊定價新臺幣貳拾伍元整

著者：蘇 同 炳

出版者：中央文物供應社

發行者：中央文物供應社

地址：臺北市仁愛路一段二號

電話：三二一二九三六號

郵購賬號：二一八一號

版權所有  
翻印必究

印刷者：裕台公司中華印刷廠

地址：新店鎮文化路二巷三號  
電話：九一二五七〇三號

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十二月出版  
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三月再版



# 台灣史話目錄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一、茫昧難稽的往古時代·····        | (一)  |
| 二、有了許多名字·····           | (八)  |
| 三、拓荒人·····              | (一四) |
| 四、海盜及外國入侵者·····         | (二〇) |
| 五、顏思齊、鄭芝龍將臺灣借給了荷蘭人····· | (二七) |
| 六、商人作風的荷蘭統治·····        | (三三) |
| 七、八月十五殺紅毛·····          | (四一) |
| 八、開闢臺灣的鄭成功·····         | (四七) |
| 九、鄭成功光復臺灣·····          | (五四) |
| 十、抗清復明的民族復興基地·····      | (七四) |

目

錄

# 台灣史話

## 一、茫昧難稽的往古時代

臺灣是躺臥在中國東海上的一個大島，由一道寬約二百公里的臺灣海峽，將牠與中國大陸分開。這一道縱貫南北的海峽，正是南北洋流的往來通路。而汹涌的黑潮，又恰在澎湖羣島的東方掠過臺灣的西海岸，洋流湍急，舟楫難施。在冬季裡，凜烈的東北季候風使得海峽中的航行變得非常艱險；在夏季裡，風濤險惡的黑潮也足以使船隻遭遇到嚴重的困難。所以，自古以來，海峽中的航行都謹慎地沿着大陸的海岸線航行，不敢接近傳聞可怖的黑潮。這就使臺灣與大陸之間產生了一道難以逾越的障壁。直到明清時代，這種航行上的困難方被克服，而臺灣與大陸之間的交通往還，已經因此而被阻隔了一千餘年之久。

明朝末年的陳第，寫過一篇「東番記」，其中曾說：

『異哉東番！從烈嶼諸澳乘北風航海，一晝夜至澎湖，又一晝夜至加老灣，近矣。廼有不日不月、不官不長、裸體結繩之民，不亦異乎？且其在海而不漁，雜居而不鬻，男女易位，居廬共

處，窮年捕鹿，鹿亦不竭，合其諸島，庶幾中國一縣，相生相養，至今曆日書契無而不闕，抑何異也？南倭北虜，皆有文字，類鳥跡古篆，意其初有達人制之耶？而此獨無，何也？然飽食嬉遊，于于衍衍，又惡用達人爲？其無懷、葛天氏之民歟？」

陳第的「東番記」，寫於明神宗萬曆三十一年時。前一年冬天，他隨同當時的福建遊擊將軍沈有容，從金門追剿倭寇，直到倭寇所盤據的巢穴——臺灣，亦即是他所稱的「東番」。出現在陳第筆下的東番——臺灣先住民，當時還停留在結繩記事，全無文字，以捕獵爲生，及以女性爲家庭之主的原始母性社會時代。而這一個原始社會，西距已有高度文明的明代中國，不過祇有兩百公里的海程。由於一道海峽的阻隔，竟使臺灣與中國的文明程度相差了幾千年，怎不教乍見此種光景的陳第爲之震驚呢？兩百公里的海程，不能稱爲遙遠難及。早在秦漢時代，中國人就已遠涉重洋，由浙江的會稽航海到達今日的日本。然而，由秦漢以迄隋唐宋元，中國的海船竟然還不能由福建東航臺灣，這就可知臺灣海峽中航行困難所造成的阻礙程度爲如何了。

說到這裡，我們還應該追溯遠古時代臺灣與中國大陸的文明發展過程，藉以作進一步的討論比較。

從地理的觀點來看，臺灣島原本是亞洲大陸東緣「大陸架」的一部分。將臺灣島與中國大陸隔開的臺灣海峽，雖然寬有二百公里，但是海峽中的海水深度，平均祇有五十至一百公尺。若是

在臺灣的東部海岸，海水的深度自五百公尺漸增至三千公尺，斜度甚大。到了海岸線外三十餘公里的海底，海水已深至四千公尺以上。此一亞洲大陸的「大陸架」，由臺灣島向南，可達海南島；向北，可達黃海。地質學家認為，這一大片廣袤的大陸架，在古時曾是陸地，後來因一連串的造山活動而使地面發生不同的升降變化，終於成了今日的形態。這種說法，並非全無事實根據的空洞理論。最近幾十年來，考古學家在臺灣西部發現了很多型野獸的化石，如犀牛、大象等；又曾在臺灣各地掘出多種黑陶文化與彩陶文化的遺物。去年在臺東八仙洞所發現的石器時代遺物，更為其顯著的例證。由大象犀牛野獸的化石，足以證明古代的臺灣島上曾經棲息過與亞洲大陸類型相同的野獸；由陶器及石器的遺物，則可以證明先史時代的臺灣先住民，其文化淵源與大陸同出一脈。很可能，在先史時代定住在臺灣島上的先住民，他們與當時定住在福建及浙江一帶的東夷或百越民族屬於同一支派。東夷或百越，在秦漢以後逐漸被北方南下的漢民族所壓迫，或被同化，或輾轉向南遷移，或被消滅。在臺灣的東夷或百越民族，則不知由於何種原因，在後來也已完全絕滅，明朝時陳第來臺灣時所見到的「東番」，事實上乃是由南洋各島遷徙來臺的移民後裔。這些後到的先住民，依民族學的觀點加以區分，可以分為九族或十族。但漢人則一般通稱為「番人」或「高山族」，亦即現在所稱的「山胞」。

由石器文化、黑陶文化、及彩陶文化的先住民，到後來的高山族，中間所經歷的時間極長。

在這漫長的往古歲月裡，中國大陸上逐漸經歷了銅器時代，鐵器時代，最後造成了光輝燦爛的中華文化；其時間，也逐漸由殷周而遞嬗至秦、漢、隋、唐的盛世。漢唐時的中華文化頗有向外擴張的特徵，在中國四周的鄰邦，都曾顯著受到中華文化的覆被和薰陶。臺灣與中國大陸只隔了一道一衣帶水的海峽，理應也曾受到中華文化的影響。過去的史家，就有很多人抱持着這種信念。他們所寫的史著，也因此而多有這種主張。

筆者不暇遠引他書，即以連雅堂先生所著的「臺灣通史」而言，類此的事例便屢見不鮮。連著「臺灣通史」卷一「開闢記」，說：

『秦始皇命徐福求海上三神山，去而不返。或曰：蓬萊方丈爲日本琉球，而臺灣則瀛洲也。語雖鑿空，言頗近理。臺灣與日本琉球，鼎立東海。地理氣候，大略相同，山川美秀，長春之花，不謝之草，非方士所謂僊境也歟？徐福有來臺灣，今雖無可確證，而五百男女之散處日本琉球者，後嗣不絕。然則秦時男女或有往來臺灣者，未可知也。』

這裡說秦始皇時徐福至東海求神仙，他所到達的瀛洲，即是今日的臺灣。這一段話，似乎尚在疑似之間。在這之後，雅堂先生的說法就語氣肯定多了。他說：

『澎湖之有居人，尤遠在秦漢之際，而其見於載籍者，則始於隋代爾。海防考曰：隋開皇中，嘗遣虎賁陳稜略澎湖地。其嶼屹立巨浸中，環島三十有六，如排衙。居民以苦茅爲廬舍，推年

大者爲長。畋漁爲業，地宜牧牛羊，散食山谷間，各聲耳爲記。稜至撫之，未久而去。是爲中國經略澎湖之始，而亦東入臺灣之機也。若其經略臺灣，則詳於隋書之琉球傳也。……』

其下接叙隋書「琉球傳」所記，陳稜率舟師征琉球，殺其王渴刺兜，焚其宮室，虜其男女數千人而還之事，文長不具錄。雅堂先生以爲：「琉球者，臺灣之古名。今之琉球，古曰冲繩。」所以他將隋書「琉球傳」中的文字，不憚煩瑣地一一轉錄，以爲即是臺灣之古史。其下更雜引宋史「流求傳」及元史「瑠求傳」中有關古代琉球的記載，以爲所指均是今日的臺灣。雅堂先生的看法，不僅他一人爲然，柯紹忞撰「新元史」，在「琉球傳」後亦有類似的一段按語，說：

『琉球，今之臺灣。今之琉求，至明始與中國通。或乃妄合爲一，誤莫甚矣。』

將古史中關於琉球的記載混指爲臺灣，在今天已經可以考定其錯誤。這不但有文獻資料的證據，更可從航海學的觀點得到有力的支持。

前面曾經說過臺灣與中國大陸間所隔的一道海峽，雖然寬不過二百公里，然而風濤險惡，舟行困難。元史「瑠求傳」云：

『水至澎湖漸低，近瑠求，則謂之落漚。漚者，水趨下而不同也。凡西岸漁舟到澎湖而下，遇颶風發作，飄流落漚，回者百一。』

這裡所謂「落漚」及「漚者，水趨下而不同也」之類記述，其實是荒誕不經的耳食之談。究

其實際，則是流經臺灣西部海岸與澎湖羣島間的黑潮。由於洋流迅疾，船隻一旦駛入，就會隨洋流飄行，無法控制，故而乃有「飄流落滌，回者百一」的怪誕傳說。這一條黑潮所流經的洋面，從前人稱之爲黑水洋，亦名黑水溝。直到清代中葉，黑水洋或黑水溝之名，猶使人談虎色變。乾隆二十八年，新調的鳳山縣儒學教諭朱仕玠由福建渡海來臺履任，在他的「舟行紀程」中，便有如下的一段記載，說：

『下午渡黑水溝，海水橫流，爲渡臺最險處。水益深黑，必藉風而過……舟過溝，水多腥臭，蓋毒氣所蒸。予以驚怖，未敢出視。』

黑水洋的「海水橫流」，殆是古代利用風力航行的帆船所難以克服的困難。自古以來，中國沿海的遠洋貿易，向來都倚仗恒定的季候風行船往來。由中國東往日本及琉球，去程須藉夏季的西南季候風，回程須藉冬季的東北季候風；由中國往南洋，則反是。由於日本的地理位置在琉球羣島的北面，所以，由中國航往日本的海船可以在寧波放洋，而航往琉球則須在南方的福州放洋。這種情形，直到明清時仍然如此。臺灣與福建雖然只隔了一道海峽，但因中間有一道南北向的海流，不是順風航行的帆船所能到達的地方。在沒有另創新法之前，這種困難，便隔絕了福建與臺灣之間的航運往來。

清嘉慶間續修的「臺灣縣志」，說：

『自厦來臺，以西北風爲順；自臺抵厦，以東南風爲順。但得一面之風，非當頭逆頂，皆可轉帆戢駛。故南舟並行，一往一來，不聞阻滯，但分遲速。』

利用風力駕船來制勝橫流湍急的黑潮，乘風疾行，亂流而渡，這是航海技術上的一大進步。必定先要懂得「轉帆戢駛」的進步技術，然後方能以人力克服自然困難，然後方能圓滿實現福建臺灣間的海上航運。但是，中國的海船在何時方纔懂得運用這種進步的航海技術呢？由於史書無徵，無法知道。元代以前，由福建前往琉球的海船，其航線都是經澎湖後轉東北，掠過臺灣北部的頂端，取道琉球羣島的高華嶼與龜瀨嶼，順風順水，與季候風向及洋流的方向一致。由此可知，在元代以前，中國海船大概還不懂得「轉帆戢駛」的技術。這是由航海學的觀點來推定元代以前中國史籍所記載的琉球，不可能是臺灣的理由了。

以下所舉，則是文獻資料方面的證據。

元人汪大淵撰「島夷誌略」，其琉球一條說：

『地勢盤穹，林木合抱。山曰翠麓、曰重曼、曰斧頭、曰大峙。其大峙山極高峻，自澎湖望之甚近。余登此山，晝則觀海潮之消長，夜半則觀暘谷之日出，紅光燭天，山谷俱爲之明。』

他說琉球的大峙山自澎湖望之甚近，則所謂琉球，理應即是今日的臺灣。但是，另一種記述却又與此並不一樣。

明朝永樂、宣德年間，費信隨三保太監下西洋，回來以後，寫了一部「星槎勝覽」。在敘述琉球的翠麓、重曼、斧頭、大峙諸山之後，接着說：「男女以印花大袖衫連褲穿之。」又說：「能習讀中國書，好古畫、銅器，作詩效唐體」。陳第在萬曆三十年間到臺灣來，他所看到的臺灣先住民，還停留在結繩紀事的原始時代。永樂、宣德年間比此還要早上一百幾十年，要說臺灣的先住民能讀書作詩，又好古畫銅器，說什麼也不能使人相信。所以，這裡所謂的琉球，也仍然是琉球，而與臺灣無關。

說來說去，直到明朝以前，臺灣的往古歷史如何，始終是一個茫昧難稽的空白。比較有記載可尋的歷史，還需要從明代時開始。

## 二、有了許多名字

在茫昧難稽的往古時代裡，臺灣還不會被賦予一個確切的名稱，但一到比較有記載可信的時代，她却忽然有了許多不同的名字。

首先出現的，是「小琉球」。

明代所修的福建興化府志，收有明孝宗弘治三年時興化知府王弼所作的一首詩，中云：「極目大東青一點，問人云是小琉球。」興化府與臺灣只隔一道海峽，在視界良好的晴朗天氣登高眺

遠，確實可以望見臺灣島上高出雲表的隱隱青山。若是琉球，則不但與臺灣相去千里，而且中間被一個臺灣島所阻隔，無論如何不是目視所能及的。但「小琉球」之名事實上亦不自此時始，早在明太祖洪武年間，臺灣就被稱為小琉球了。

明太祖朱元璋有鑒於前代皇帝窮兵黷武之失，在他做了皇帝之後，特別在他的「皇明祖訓」裡留下教訓，將海外的四夷諸邦，一概列為「不征之國」，誥誡後代的皇帝，不可倚恃中國富強，以大欺小，勞師遠征。在「不征之國」的名單裡，有朝鮮、日本，也有大琉球與小琉球。由小琉球之名，可以使我們想像得到，古時人將澎湖以北海程中所見的東方陸地一概混稱為琉球的錯誤，這時已開始糾正過來了。這當然是明朝人在地理知識上的進步。由於臺灣已被命名為小琉球，中國海員之已曾在此島有過實際的登陸行動，當然也是可以設想得到的事。

明太祖死後，他的兒子明成祖，曾經派遣太監鄭和、王景弘、侯顯等人，率領大批艦隊，七次遠航南洋、印度，直達非洲的東海岸。這顯示了中國在航海術和造船術兩方面都有了重大的進步。在三保太監下西洋的故事裡，三保太監王景弘，曾經一度乘船到達過臺灣南部的海岸，並且在赤崁地方登陸。臺灣民間傳說中的三保太監赤崁取水，以及植薑投藥等故事，都是由此而來的。

赤崁取水，見於清人王士禎的「香祖筆記」，及郁永河的「裨海紀遊」。植薑投藥，見於「

鳳山縣志」。諸書所記的主人公，都是姓王的太監王三保，或王三寶。近人許雲樵曾經根據南洋華僑的傳說和當地的石碑做過考證，考定與鄭和一同下南洋的太監王景弘，當時曾被稱為三保大人。究竟是不是鄭和、王景弘、侯顯三人都曾被稱為三保太監？這一點，現在已很難知道。不過，鄭和航海，所統率的船隻甚多。而海上航行與內河不同，所有的船隻不可能聯結結伍，啣尾而行。因此全體船隻往往需要分成若干隊，分批航進。王景弘如果在當時曾經統率過一部分船隊，那末，他之遭風吹離航線，以致飄來臺灣南部著陸，就十分可能。祇是當時人對於臺灣的地理情況畢竟還不十分明瞭，他們大概還不知道「赤崁」亦是「小琉球」的一部分。所以，王三保的故事，也就不能與小琉球的傳說連在一起。

明世宗嘉靖三十四年，明朝政府爲了東南沿海一帶倭寇作亂，特地派遣了一位使臣，到日本去和當時的幕府交涉，要他們設法禁戢這些日本海盜在中國的侵掠行爲。這位使臣名叫鄭舜功，回國以後，把他在日本所見聞的事情紀錄下來，寫成一部「日本一鑑」，其中說：

『自回頭徑取東小島，島即小琉球，彼云大惠國。按此海島，自泉永寧衛間抽一脈渡海，乃結澎湖等島。再渡諸海，乃結小東之島。小東之域，有鷄籠山，山乃石峯，特高於衆中，有淡水出焉。』

照鄭舜功的記述，他於回程中曾經過小琉球，即臺灣。他之選擇這一路線，顯然是受了日本

人的影響。他在書中所介紹的臺灣地理，也顯然是日本人所知道的臺灣地理——僅知臺灣北部的大概情形，對全島情形則仍然陌生。由於這種原因，頗使一部分中日學者相信，日本的倭寇，很早便已利用小琉球（臺灣）作爲侵擾中國沿海的根據地了。

這一說法，初看似很有理由；但如進一步推敲，就可知道並不正確。

明代的倭寇，以明世宗嘉靖年間爲害最烈。受禍的地方則是東南沿海一帶，先在江浙二省，後來乃移至福建。倭寇的侵擾，因時間之先後而有盛衰強弱之別。大致說來，自嘉靖二十九年倭患始起，至嘉靖四十年以前，明朝的官軍非倭寇之敵，來犯的倭寇縱橫侵掠，來去自如，明朝的官軍不敢攔其兇鋒，對他們全無辦法。這是倭寇的全盛期。到了嘉靖四十年前後，這種情勢開始轉變了。那時，浙江的金衢台參將戚繼光崛起於東南，他所訓練的戚家軍，以驚天動地的戰法剋制倭寇，宛如秋風之掃落葉，戰無不勝，攻無不克。入犯的倭寇震懾於戚老虎的威名，於慘敗之餘，望風遠遁，中國沿海的倭寇一時爲之肅清。到了穆宗隆慶年間，中國的海盜曾一本等人雖然也曾勾引一部分倭寇入犯，但這時的明朝軍隊已經練成爲百戰勁旅，倭寇旋至旋滅，不復再能如嘉靖四十年以前那樣的橫行無忌了。由於倭寇的勢力有盛衰強弱之不同，他們選擇根據地的標準也就不一樣。在強盛時，他們佔據了浙江沿海的舟山、南麂、大陳，與福建沿海的南澳、平潭、浯嶼等大小島嶼，一方面和中國奸商交易糧食軍火，一方面還可以就近修理船隻及休息整補。他們

既不必顧慮明朝軍隊的進剿，又何必捨易就難，遠遠躲到當時猶是一片不毛的臺灣來呢？到了嘉靖四十年以後，這種情勢完全轉變，倭寇和中國的海盜們，方有選擇遠離中國大陸的僻遠地方作爲他們根據地的必要。嘉靖末年，廣東總兵俞大猷追剿倭寇，及萬曆三十年福建遊擊將軍沈有容追剿倭寇，都曾來到澎湖臺灣，正因當時的倭寇根據地在澎湖和臺灣之故。在此以前，這種情況是沒有的。

俞大猷和陳第因追剿倭寇而來到澎湖、臺灣，其時間已是明代歷史的後期。到了這時候，明朝人對臺灣的認識，要比從前進步了。明史卷三百二十三，外國列傳的「鷄籠山」一條說：

『嘉靖末，倭寇擾閩，大將戚繼光敗之，倭遁居於此，其黨林道乾從之。已道乾懼爲倭所併，又懼官軍追擊，揚帆直抵浚泥，攘其地以居，號道乾港。而鷄籠遭倭焚掠，國遂殘破。』

臺灣民間流傳，有林道乾戰敗逃入臺灣，及以兵劫殺土番，埋巨金於打鼓山等等傳說，稽之載籍，頗有蹤跡可尋。但林道乾雖逃往南洋，在臺灣的倭寇，亦未能久居。原因是倭寇本係海盜，不事生產，而臺灣在當時猶是草萊未闢，榛莽一片，倭寇無從得到衣食之資，雖欲久居，亦不可能。萬曆三十年陳第到臺灣來追剿倭寇，這一股倭寇，事實上大部分是中國海盜，他們之以臺灣爲遁逃藪，時間亦很短暫。

由明史的記載，可以知道，臺灣在「小琉球」之名以外，又有了「鷄籠山」的新名字。而且

在鷄籠山之外，還有「北港」和「東番」等名。前引明史「鷄籠山」一條又說：

『鷄籠山，在澎湖嶼東北，故名北港，又名東番。……初悉居海濱，既遭倭難，稍稍避居山後。忽中國漁舟從魷港飄至，遂往來通販以爲常。至萬曆末，紅毛番泊舟於此，因事耕鑿，設閘闌，稱臺灣焉。……其地，北自鷄籠，南至浪嶠，可一千餘里；東自多羅滿，西至王城，可九百餘里。』

這一段文字的後半段，對臺灣地理的概括介紹，可說已頗爲完整。其中所出現的鷄籠、浪嶠、多羅滿、王城等，都是後來所爲人習知的。祇是，牠既以「鷄籠山」代替「小琉球」，作爲綜括臺灣全島的名稱，却又說鷄籠山名爲北港，未免有大小不分之嫌。再則，魷港是臺灣的小地名之一，其所在地曾經日本學者考明，應即是清時鹽水溪口的蚊港。由魷港飄風至鷄籠，本應是由臺灣的西部飄至北部，而照明史的記述，却使人分辨不清。凡此，俱是明史記述明代臺灣史地的錯誤之處。但由此亦可使我們知道，早在嘉靖末年倭寇焚掠臺灣西部的番社以後不久，中國的漁船已有從臺灣西部飄至臺灣北部的事實。準此而言，中國漁民之到達臺灣西部，其開始時間一定要比此爲早。日本人從前稱臺灣爲小東島，爲大惠國，中國人從前則稱之爲小琉球，可見中國漁民之發現小琉球，與日本人沒有淵源關係。而明朝人對小琉球的傳聞，當然也是由這些來臺漁民所帶回去的。這是中國人開闢臺灣歷史上的一項重要課題，值得我們注意。